

# 情满袁州城

彭卫平

我现在也敢自嘲袁州城里人了。15年前,我先在袁州城西郊买房,后又被选调进入这座城市任教。一年双喜,在外边打工的妻子电话中调侃我:“你这算得上跟袁州城结缘了。”

我老家在袁州乡下,距城区百里之遥,一趟下乡班车,要行驶一两个小时。路况最糟糕时,浑身尘泥的班车要从清早颠簸到晌午,才能到达目的地。我第一次进袁州城,是18岁参加高考那年。城市的一座座摩天高楼,一条条宽阔街道及滚动的人丛与车流,曾让我目瞪口呆。但城市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秀江——袁州城的“母亲河”。江桥凌空,水拍柳岸,秀江给我的震撼与秀美感兼而有之。那回我还被同学邀去看秀江浮桥。我们出发时正逢一场暴雨停歇,秀江江面浩瀚,浪涛汹涌,只见一座由小木船拼连起来的浮桥荡漾在江面。这些小木船,被几根粗硬的铁链牵系在一起。由于江水湍急,浮桥摇晃厉害,我们行走其上,忐忑不已,生怕它被江水冲垮。不过,秀江的浮桥历来有惊无险,它是渡江最便捷的桥。秀江下雨后,江面便烟云迷蒙,这一幕,我们也有幸目睹了。雨后浮桥,云霭与浊浪,交相辉映,美如一轴水墨画。如果当年有“网红”“打卡”这些说法,那秀江浮桥早蜚声远方了。

袁州浮桥被誉为秀江一绝,为城市景观添色不少。只可惜,后来据说出于安全方面的考量,这座桥被拆了,代之

而起的是的一座座更美、更牢固的江桥。它们的名字“青龙桥”“明月桥”“蝴蝶桥”等同样充满美感。袁州所属的宜春被誉为“月亮之都”。一轮皎皎明月,让城市以及它的江桥年复一年沐浴在美丽的月晕、月色中。

高考后,我又有幸接到袁州这座城市的入场券,成了城区一所专科学校的大一新生。大学两年,我几乎走遍袁州城的大街小巷。中山路的车水马龙、沙子巷的逼仄拥堵、重桂路的人文厚重……城市像一个五彩缤纷的大拼盘,我脚力所至、目光所及,饱览一城风情。当年,大学功课压力没那么大,我与这座城市有更多的闲暇同聚。城中腹地,春台公园登顶,千年宜春台迢巍,一抹翠绿尽入眼底;城南商圈人气沸腾,尤其是鼓楼路商贩的吆喝声,可以从薄暮响到午夜,一盘炒扎粉,香味扑鼻,一只卤猪蹄,让人满口生津。至于鞋帽衣物,地摊货与品牌货应有尽有。那时手头不宽裕,我只能逛小摊,淘便宜货,王子巷3元钱带回的一大把丝袜,我足足穿了两个学期。

总感觉,袁州是一座亲民的城市,它接纳了我这样靠读书改变命运的学生,也让我那些腹中文墨不多的亲人与乡邻站稳了脚跟。比我晚出生4年的小弟,拖家带口,靠一张物流车驾驶证在城里租了店铺,买了按揭房;还有我的好几位堂兄,也在这座城市打拼,

他们在工地搭脚手架、扎钢筋、搬运水泥砖头,还有跑小四轮运输货品的、在小车站跑摩的的……他们奔波在城市的昼与夜,品味着城市的酸甜苦辣。老家这些乡亲中,在城里安了家、有了租住地或自购房的能经常在街头碰面。他们在城里做点小买卖,既能养家糊口,又能解决孩子城里上学的难题。袁州城,成了我与乡邻们共同谋食的第二故乡。

在我印象中,袁州也是一座“移民”城市,这儿是宜春市的“首府”,吸纳了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的商户、学子、炒房客及大批公职人员,他们的家属也往往一并跟来。在袁州城大街小巷,不同的方言俚语大荟萃,南腔北调都能侃。袁州移民之习源远流长,且多名士。城北袁山,乃东汉一代高士袁京的归隐与卒葬之地。今袁山半腰袁京衣冠冢之碑,乃其后人——“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先生所立。袁隆平先生生前曾亲临袁州拜谒祖坟。袁京对地方文化影响深远,袁州的得名据说跟他有关,至今袁州城里的高士路、袁山公园的开建都是为了纪念他。而城东袁山,一座风光旖旎的钓台,与另一位隐逸之士——中唐大名鼎鼎的徵君彭构云有关。彭构云为江西古代著名的“八隐”之一,曾3次谢绝朝廷征召,宁愿溪边垂钓,归隐于云崖间。彭构云隐居袁州东郊数十年,穷其一生,精心研究易经及黄老之说,后成为江西大族彭氏仰

望、追思千年的先祖。

袁州是一座有2200多年历史的古郡,人文积淀深厚。历朝历代中,在袁州留下宦游足印的先贤巨擘摩肩接踵,仅李唐一朝,就有李适之、房瑄、王涯、李德裕4名朝廷重臣先后被贬袁州,另有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也曾量移“刺袁”。袁州成了他们仕宦人生的中转站与加油站。这些不幸的、一度被逐出朝堂的官员,滞留袁州的时间大都不长,但个个能造福袁州人,官声不错。先贤远去,袁山之巛巛黎罔高耸,秀江之滨多胜楼矗立,一座座气势恢宏的建筑成了袁州百姓对他们最有分量的馈赠。

袁州城美,风物更美。这片古郡旖旎山水与兴平气象让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流连忘返。“莫以宜春远,江山多胜游”,这是大唐文坛领袖韩愈对这片土地的热切赞声;“家家生计只琴书,一郡清风似鲁儒”,这是飘零半生的天才诗人韦庄过境袁州时对这小城殷殷题赠;“宜川三月水东流,秀出江南二十州”,这是宋代诗人李虚己笔端引人遐思的秀江风韵……

我蛰居袁州已逾十年,喝袁州水,说袁州话,逛袁州城,我与普通袁州市民并无二致。过不了几年,我将从城里的学校退休。在外地工作的女儿期望我退休后移居她身边那座更繁华、更显赫的城市,但身边这座朝夕相伴的袁州城岂能被轻易割舍?

## 春天已在路上 (外一首)

沐阳

春天已在路上,在我漂泊的足迹里  
风霜雨雪是花,花开四季  
我采集汗水与鲜血酿造芬芳

来路曲折沉浮,春色明明灭灭,跌宕起伏  
我偶尔驻足于高岗,或者山峰  
此刻,我全部的春天迎风飘扬

一路走来,一路播种,一路莺飞草长  
我依然匆匆走过,依然无法停步  
或许,背影也将成为一帧春光

### 再度与春天相逢

与春天再度相逢,是人生幸事  
且不说春天的美丽  
且不说山河摇翠,阡陌飘香  
回首走过的严冬  
回首风雪侵蚀  
肌肉逐渐柔韧  
骨头逐渐坚硬  
纵使满头白霜,步履依然豪迈

我欣慰自己走出了人间极寒  
再次站在病树前头  
看万木竞春  
我只有以凤凰涅槃般的仪式  
将春天紧紧拥抱

## 春风 (外一首)

彭告文

一夜春风万物知,冰霜融化列冬离。  
梢条摇曳惊芽蕊,蓓蕾开荣艳众枝。  
蜂蝶徊翔迷蕊蕊,鸳鸯忙碌乐游池。  
牛犁天取担肩上,闲息飞蹄跃野驰。

### 春雨

朦胧二月雨生烟,染出江南秀岳川。  
尘土洗除千木净,繁枝沐浴万芽鲜。  
降临河圳蓝春水,储蓄池塘绿稻田。  
飘落无声潜大地,润滋五谷百花妍。

## 你和我

徐小明

你走近我的时候  
我正在写诗  
我在写诗的时候  
你已站在了我的字里行间

你离开我的时候  
我正在读诗  
一首画满你容颜的诗  
一首刻满你声音的诗  
你踩着平平仄仄的诗韵  
一步步走远  
直至走进诗中的彩霞  
令我低吟千百遍  
夕阳钻进你的瞳孔  
成为一个点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明天  
我只知道  
你我吻过的嘴唇  
才是爱情  
你我对视的眼神  
才是雷电  
你我拥抱的胸膛  
才是日子  
你我握紧的手心  
全是柴米油盐

今生今世,就让我  
再次吟诵那首诗  
但我  
不想作别西天的云彩  
我需要每个日子  
春暖花开

## 我一路走来

谌钢城

小时候一个人走夜路,为了壮胆,我喜欢边走边大声歌唱。

人到中年,一路走来一路歌,歌里有悲欢离合,有人间百态,有花开花落,有阴晴圆缺。

我走过树林听蝉鸣,知了的声嘶力竭是对夏天的控诉,是对秋天即将到来,生命匆匆流逝的不满,也是对不能高飞的愤懑。

我走过西湖赏美景,晨钟暮鼓,荷笠斜阳,天高鸟飞远,山近晚风凉,看一家人惬意地给鱼儿喂食,虔诚的朝拜者给大愚寺的菩萨们进香,香烟袅袅,夜幕沉沉,静谧安详。

我走过黑色的7月,年轻人寒窗苦读,早出晚归是对前途命运的憧憬,苦思冥想是对知识的渴望。年轻的心,热烈的魂,汗水浇灌幸福之花,走进了大学的殿堂。自

豪、骄傲、荣光,万马竞发,百舸争流,只为不负青春,不负时代。

我走过西部,人民的生活与东部地区还有差距,但是一幢幢挺拔的教学楼是国家对西部大开发的庄严承诺,是拉近东西部地区的敲门砖,孩子们渴望知识的眼神促使我们西部计划志愿者,一届一届传好接力棒。师者,圣人也,企鹅父母喂养企鹅宝宝,情形何其类似,没有教师的经历,哪里知道老师的父母心?

我走过大城市,城市是我们的向往,是我们发展的排头兵,展现中华的新面貌。高铁地铁,畅通五湖四海,微信通信,神交古今中外。我们在更高、更快、更强的道路上行稳致远,缤纷的世界让人眼花缭乱,快捷的节奏让人望尘莫及。

## 逝去的风景

曾金冬

我常想,这世间最动人的,莫过于那些即将消逝的风景。城市边缘的荒地,尚未被钢筋水泥吞噬的田野,还有那些在时代洪流中摇摇欲坠的老屋,都像是一幅幅未完成的画,带着一种近乎悲壮的美。

年前,一位故友离世。他患病多年,痛苦缠身,而我却迟迟未去探望。直到他走了,我才恍然意识到,有些风景,一旦错过,便再也无法重逢。他的笑容,他的声音,他曾与我分享的那些故事,都随着他的离去,化作了风中飘散的尘埃。我站在他的墓前,心中涌起一种难以言说的怅惘——原来,生命的逝去,竟是如此悄无声息。

我曾到过云南福贡县,那里是怒江的怀抱,两岸重峦叠嶂,江水奔腾不息。那里的直过民族,像是从远古走来的旅人,带着原始社会的印记,却在短短几十年间,跨入了社会主义的门槛。我曾见过他们的生活,简陋的木屋,袅袅的炊烟,还有那些在火塘边讲述古老传说的老人。如今,这

些景象已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的房屋和公路。我庆幸自己曾见过他们的原貌,却也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奈——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谁也无法阻挡。

人生在世,不过匆匆一瞥。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像是过客,匆匆地看一眼,又匆匆地离去。有些风景,我们还能再见;有些风景,却只能永远留在记忆里。城市开发的边缘,那些即将被推平的荒地,我曾一次次驻足,试图用眼睛记录下它们的模样。我知道,不久之后,这里将矗立起高楼大厦,而那些荒草、那些老树、那些散落的石块,都将不复存在。

黛玉葬花,是因为她懂得花的脆弱与短暂。而我,却在这世间的每一个角落,寻找那些即将逝去的风光。或许,正是因为它们的短暂,才显得如此珍贵。每一片荒草,每一座老屋,每一个故人,都是时光的碎片,拼凑出我们生命的图景。

我们无法留住时光,却可以在心中,为那些逝去的风光,留下一片净土。

## 年的况味

龚志鸿

年,年年旅人匆匆的步履中盛装而来,在离人不舍的汽笛中悄然落幕。似乎总感觉有某些失落和惆怅,是感叹青春不再,年华易逝,还是旧梦难寻,往事难忆?

记忆里的年总与雪有关,与炉火有关,与大年初一开门鞭炮声声惊醒的梦有关,当然也与春天有关。腊肉的香味满屋飘荡,甚至隔着几条巷子都能嗅到。房前屋后总有人支起烧柴火的炉子,冲壶里的水“吱吱”地冒着水蒸气,烧出的开水总觉得比现在电热壶烧的有香味。现在的茶水清口寡淡,是水变了还是壶变了,我们不得而知。电子鞭炮的响声很大,却没有以前的硫磺香味,也谈不上杀菌消毒的功效。“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馀杯。”几百元甚至上千元一瓶的酒,喝不出锡壶装的糯米酒的醇醇。“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各家各户从市场买来贴在门楣上的楹联,却怎么也找不回原来那种

磨砚铺纸、挥毫泼墨的感觉……自书自然比不了购买来的漂亮,但年味却十分浓郁。

年的到来,让大家从五湖四海回来,乡音也有一种客味,笑问君从何处归,乡音已改白发催。以前拜年,无论是禾场上作揖,还是天井下拱手,开口便是祝福安康,事事顺遂。年味浓,祝福在,情意真!现在拜年,张嘴就是恭喜发财,发大财……饭桌上佳肴满满,菜多了,味却少了。情意似乎还在,我们内心深处,怀念的是自然的味道、小时候的味道、妈妈的味道。

正月里的那几天,夜是烦冗忙碌的,酒可以喝高,牌桌是满的,夜来麻将声,输赢知多少?而以前的年夜,是一壶香茗,一群亲朋好友,嗑瓜子,尝米糖,围炉夜话,谈流年的过往,明年的展望,开春的土地……无论窗外有雪无雪,无论今夜有月无月。

年呀! 年复一年,真希望重拾传统的过年文化、传统元素,让我们回归本真,寻得年味。



## 红梅报春

李昊天 (摄)



天空,曾经第一次吃到梨子、感受到甜味的小朋友,是多么渴望时光能永远定格。

我一路走来,人世间的百般滋味,千种形态,都看过、听过、经历过。深沉是我的外在,澎湃是我的内心,不屈是我的灵魂,倔强是我的不甘。

转眼又是一年,过去随风而逝,躲在记忆的深处久不肯散去。年纪大了,越来越见不得世事无常,写不了人情冷暖,感情的容器浅了,盛不下太多的故事。眼睛的视力短了,看不到太遥远的未来。泪腺却越来越发达,一个平常的片段,一点情绪的波动,气蒸霞蔚的天空转眼便会大雨如注。

歌唱吧,歌声令世界沸腾,歌声抚慰寂寞共情人心。

歌唱吧,愿你一路凯歌一路前行。



曾若水 (书)